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萌芽》2011年度佳作

灵气逼人的实力派作家 青春文学超人气作品集结号

《萌芽》2011年度佳作



青春文学超人气作品集结号

中国文联出版社

YZLI0890112550

青春文学超人气作品集结号

铁头《小蜜蜂》

小饭《游戏的人》

惊奇组《关于村上春树的一切》

王若虚《投稿，有时候比投胎还难》

2011中国
青春文学盛典

萌芽

《萌芽》杂志社 选编

漓江出版社



《萌芽》2011年度佳作

MENGYA 2011 NIANDU JIAZUO



YZLI0890112550

萌芽

《萌芽》杂志社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萌芽》2011 年度佳作/《萌芽》杂志社选编.—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12

(2011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5432-7

I. ①萌… II. ①萌…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240624 号

《萌芽》2011 年度佳作

选编者 《萌芽》杂志社

责任编辑 周群芳

封面设计 沙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2

字数 41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5432-7

定价 3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录

【小说家族】

- 照相馆之昼·贺伊曼 (001)
- 破碎拼图·佚名 (010)
- 吃竹子的男生·刘闻攀 (020)
- 你好，胖子，再见·金国栋 (030)
- 原谅我现在才明白·张雨涵 (043)
- 诺言·鬼马星 (059)
- 栖息在月亮上的麻雀·连俊超 (073)
- 扔硬币·察察 (083)
- 不诉离伤·孔俊 (093)
- 未来曲·符榕 (106)
- 泡面男爵·王若虚 (121)
- 冬眠时代·韩旭 (134)
- 小蜜蜂·铁头 (151)
- 不朽·叶姿 (165)

【纪实风】

- 快意恩仇录·Ida (177)
- 八卦者的剪贴簿·指间沙 (181)
- 从16岁到17岁!·毛豆子 (185)

后来的我变成了故乡的陌生人·陈虹羽 (190)

不怕死，只怕死得很难看·丁丽洁 (192)

粉红工厂不相信眼泪·张晓晗 (196)

【我说我在】

一起飞吧·铁 头 (202)

【他乡手信】

台湾流水·张怡微 (208)

娑婆韩国·刘 玥 (211)

寻找纽约·金秋野 (216)

【青春物语】

命运三女神·徐 璐 (222)

吃 祸·陈虹羽 (226)

毕业一年·浅草千叶子 (231)

内 详·察 察 (238)

【私语词典】

选择题·沈大成 (242)

高跟鞋·张晓晗 (244)

【第一类接触】

铁 器·铁 头 (247)

我的水乡·江南山阴 (252)

圆圆是个好姑娘·王 佩 (257)

【咖啡吧】

父亲与猫·丁楷臻 (259)

且将美食做情人·孙明璐 (263)

【文艺控】

鸡仔小说给未知恋人的海盗电台·九九九 (266)

各种纠结处·田艺苗 (269)

【成长记录】

当你说起小时候·姚瑶 (272)

我就是这样的女孩·陈小璐 (276)

肩膀上的童年·孙焕秋 (279)

【校园清泉】

QQ爱·另 维 (281)

【此情此景】

再见马里奥·金秋野 (289)

【爱情笔记】

时光，请等一等·张怡微 (293)

【Amazing惊奇】

关于村上春树的一切·惊奇组 (296)

闲话江湖·惊奇组 (307)

投稿,有时候比投胎还难·王若虚 (319)

观战·陈虹羽 (322)

我的阅读课·张怡微 (326)

游戏的人·小饭 (328)

蔡骏,敏感的摩羯座小说家·惊奇组 (332)

我不喜欢灰姑娘·惊奇组 (337)

迟来的正义它也是正义·蒋嘉骅 惊奇组 (341)

照相馆之昼

贺伊曼

1

几年前这儿还是个喝粥的铺子。问起附近居住的人们都知道，是由两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经营打理着，卖各种粥，甜的和咸的。这条街总是很闹，人流量很大，可能由于他们上午开门很晚，晚上又关门很早的原因，大概半年店子就倒闭了。我从房东处接手的时候，房东说是按最低价租给我，因为自从那对年轻人离开之后有一年多这间房子是空着的。我问那对年轻人去了哪儿，房东摇头说他们离开前一直在争吵，女孩儿执意要搬去靠海的城市，男孩儿不同意，但最终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地上残留了一些搬家时丢弃的东西，墙壁上有一些涂鸦，我几乎能想象出以前这间粥铺不寻常的原貌。我挺喜欢这儿，付了房租我就留下了，并且把这里改成了一间照相馆。

我一个人住在二层的阁楼里。透过阁楼上镶嵌着毛玻璃的小窗能看见马路对面常年卖煎饼的摊子，一个报亭，和几根电线杆。来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几乎没什么人来店里照相，有时候人们走进来询问了几句，瞥见那几架简陋的摄影设备之后就又扭头走掉了。偶尔有几个照证件照的学生，十来岁的样子，很年轻，打打闹闹地推搡进来，卷进一阵室外的凉风。是附近中学里的，他们往往对一张红色背景一寸大小，用来贴在团员证上的照片是否好看起争执。我不厌其烦地给他们照了又照，最终让他们选出最满意的一张，心情好的时候并不收钱。

而大部分时候我只能接到一些冲洗胶卷的生意，很惊讶这个年头竟然还有用胶卷的人，从我断断续续还靠经营冲扫维持着日常收入看来，不愿丢弃旧玩意儿的这些人并不是少数。我有一间暗房，就在我住的二层阁楼里，它可能是这城市里最狭小的一间暗房。但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和大小并无关系，正是因为它，我吸收了这条街上无数个陌生人的秘密。

如果你曾送胶卷去冲洗，那么你必然同时赠出了你藏在底片背后的故事。

2

很多个清晨我从潮湿的被褥里醒来，天阴。想到我那些本来就不招人喜欢的老式相机是否因此发了霉，我就要在做早饭前下楼去检查一趟。女人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又下起来了，这雨总没个停顿的时候。”她把伞扔进门口的塑料桶里，检查着身上被雨点打湿的羊绒质感的毛衣，抬头看见我，带着一丝似有似无的责备口气说，“我来了好几次你都没开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并不记得我是个时常有事出门的老板，反倒是经常天还没亮我就开始营业，哪怕整整一天都没有生意，也必然会敞开着门直到夜幕降临，路灯下几近看不到路人。当然这些习惯她并不知道。

“冲扫还是照相？”

她瞟了一眼我手里的机器：“这里还能照相？”

我说当然。

她想了一会儿说：“洗一些旧的胶卷。”

那天她把东西放在店里就走了，我们没有作过多的交谈，只是从她行为举止中看出这是一个对生活细节和品质极为介意的人。落在毛衣上的雨滴着实让她困惑了很久，后来她不断问我店里有没有干净的吸水性好的毛巾可以借用。被问了几回我有点厌烦，已经基本把她这种行为当做神经质的一种。我告诉她三天后来取洗好的照片，随后就不再跟她讲话，她也似乎并不在意这点，看似自得其乐地在店里兜了几圈后转身出了门。

3

在浩川的店里我跟他讲述了这个神经质的女人，我说她长了一张顶好看的脸，但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嫁不出去的老女人的哀怨的味道。浩川说生意冷清造成我最坏的毛病就是对每一个踏入店里的人进行从头到脚不礼貌的打量，日久养成一张尖酸挑剔的嘴。

“并不是我刻意分析他们的背景，而是他们硬凑过来，非要把他们的故事塞给我。”我解释道，但遭到浩川的白眼。

浩川作为一个朋友有时候并不能完全了解我的职业。我接纳的每一张底片都是一个故事，我在暗房里连续工作两小时便会头晕目眩，那些底片上或暧昧或异常真实的影像常常让我感到精疲力竭。我见过年轻人糜烂的私生活，见过事务员阴暗的

，见过只拍裸体的情色摄影师。但老实说我不是一个热爱窥探他人隐私的人，很奇怪，这世上的绝大部分人本该热衷于挖掘秘密，我却不是，身体里似乎有一台机器对底片背后的故事说不。我能感觉到那部机器强劲地运作，阻止一些隐形的东西进入我的生活。两个月前我第一次见到浩川，他是以一个我多年的朋友的角色出现的。对于他总表现出一副三年前就和我熟识的姿态，我从一开始的抗议到逐渐习惯，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察觉出他是个异常真诚的人。他可能是个好人，我跟自己说。除了有时从他口中讲出来关于我的桥段让我觉得异常陌生，有时又似乎真的经历过，这部分令我感觉十分怪异以外，他向来乐于帮助我。在我看来我们明明只认识了短短两个月啊。他却不这么觉得——“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不止一次这样说。

后来我把女人的胶卷洗出来的照片拿给他看。那是六卷很旧的胶卷，至少封存着存放了五六年。有一些已经失色或者过曝并没有冲洗出来。浩川一张张翻着那一沓照片，抬头问我：“你现在还觉得她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女人么？”照片里分明闪现一张满月婴儿的脸，在另外几张里面似乎长大了些。其中女人抱着婴儿的合照不占少数。“年轻时长得也不怎么样嘛。”浩川说，又用手指着合照里另一个人，“哎，这应该是她的男人了。”

我没接话，自动站远了一些。前天晚上在暗房里已经看过了这些照片，我习惯性地忽视了这些照片背后的一些若隐若现的故事。很有意思的是来冲洗照片的人身上往往带着与常人不同的故事，更精彩更繁复，让我有时不得不惊呼世间万物大有奇妙之处。但我还是决定拒绝秘密。除了浩川我没有朋友，秘密无人分享终究只是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不足以让我费精耗神贪婪汲取，尤其是那些故事被当事人严守躲藏，生怕被人偷窥，发现它们又怎样，只会在满足微小好奇心之余增添沉重的记忆压力。

浩川已经开始拼凑细节，用他能想象到的情节补充照片里单薄的画面。浩川说女人当年应该是个小三，爱得太过投入，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但最后还是被抛弃了，无归无宿。“你见过孩子么，现在至少上小学了，她如果没带在身边，有可能当年那男的把孩子一并带走了。但也可能平时都在上学，所以没有一起去你的店里……”

“你有完没完。”我让浩川闭嘴，被他说得有些烦躁。

“奇怪，明明是你拿这些照片来给我看，现在又不让我讲。”浩川把照片扔在桌子上，起身去收拾柜台，“你自己有时候又那么介意。”

我无言。想想确实有那么一瞬间对这个怪异的女人产生好奇，在意她充满神经质的一举一动。和别的客户不同，我自己这次也十分想知道她送来的胶卷会洗出什么照片，用以推断她以前的事情。但我却不允许非我之外的人对她的身份作出猜

测。这太他妈奇怪和矛盾了。如果说这是女人本身的奇异魅力使我放松对自己他人隐私的约束，我又是被她身上哪一种特质迷惑？

“你是太害怕。”浩川说，“你想知道又害怕知道，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没有。”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浩川的欲言又止让我想到他对我惯有的说话方式，明明想要告诉我一些事，却在中途打枪切断了这个向我吐露的意图。害怕？有时候浩川的沉默才真正让我感到害怕呢，那无异是一种赤裸裸的隐瞒。

4

女人来取照片的那天小春也在。小春下午放了学就跑来店里，他总是兴致勃勃，像每一个欲望奔腾的少年浑身散发着新鲜的能量。又带了几卷胶卷来，这是这个月第三次了，胶卷里拍的都是同一个女生。“又得麻烦你啦。”他笑嘻嘻地递过来，“换了别家早把我的零用耗完了。”

“这都多少卷了，你也节省一些，胶片机的快门不能当数码相机那么按。”我瞟了一眼胶卷的型号，塞进牛皮纸袋里，“你爸还不知道你偷拿他的古董用来追女生么？”

“啊哈，知道了我哪里还会在这儿跟你讲话。”他倒是看起来挺轻松的样子。

两个月前小春帮我做了开业后的第一笔生意，带着款经典古董相机就跑过来让我教他怎么把胶卷取出来，我看他是学生就用最低价帮他冲洗，他因此感激了好一阵子，每回来都要絮叨好久。时间长了有时会留在店里和我一起吃饭，大约水瓶座，自来熟，什么都愿意告诉我，包括一些秘密。一开始我还会嫌烦，多一个人在耳边总是聒噪，我一直与一切堪被称作噪音的物质为敌。但后来也就习惯了，小春年轻无害，身上带着我所过度缺失的新鲜血液，聊天有时也会令我感到愉快。何况我也并不介意多做一个人的饭菜。

我见过小春照片里的女生。好看。是我在那个年纪也会喜欢的类型。小春拉我站在校门口对面的树荫下等女生出现，放学时人特别多，汹涌的清一色穿校服的年轻面孔从狭窄的小门里倾泻出来，小春在其中一眼就看见了她。“××”小春叫出一个名字。没收到回应，他又喊了一声。后来那女生扭过头来，瞥见我们俩时眼里全是惊慌，小春又念了一声她的名字，我盯着女生的脸，是多么年轻的一张脸啊。在人潮中年轻得发亮，但又因为害怕几欲变了形状。她往前走了几步，突然间拉着身旁的女生就奔跑了起来。阳光下发丝跳动像心脏的节奏。我扭头看了小春一眼，他什么也没说，没有任何表情，就像早已预料到一样。等到女生已经跑远人群散

拉着我低声说，走吧。

我也看过小春的底片，女生的脸是从各个角度的偷拍。这样我反而相信小春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一件毫无回报的事情，他看样子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并且也真的坚持了很久。这么一想以前认为他幼稚实在小看了他。

女人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打算发表一个观点，我想问小春有没有时常觉得自己身体里藏着几个生长速度不同的人，他们轮流值班，有时是十四岁的那个，有时是二十五岁的那个。但话还没问出口门外就卷进一阵风，我们的话题戛然而止。

女人今天穿了一件绿色的风衣，背了一个细带子的双肩皮包，头发也扎了起来，像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我来取照片。”她说完就无所事事地靠在柜台旁边。

我走上楼拿照片，下来的时候看见她跟小春在交谈些什么，额前的碎发在逆光里闪烁。那一瞬间我认为她极有魅力，像一块蕴含了极大能量的将要破碎的石头，有一种自内而外强烈的反差之美。当我把包好的照片递给她的时候，她突然像一只毫无安全感蜷缩起来的刺猬一样盯着我。我说：“都在这儿了，有一些太旧了没洗出来。”她还是那么盯着我，让我感到极为不适。但又想安慰她。我其实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在担心什么。我把嗓子眼里那句“你比年轻时更加好看了”咽了回去。

“放心，我只是个洗照片的。”我把纸袋塞给她坐回桌前，不再跟她说话。直到听见背后的门上那串铃铛丁零零响了一阵，知道她走了，心里又像凭空消失了一块。

我和小春半天没有说话，我俩支着头看门外被风刮得飘起来的塑料袋子各怀心事，今天那个卖煎饼的又不来了吧，我想。

过了好久小春问我：“你猜她有多大。”

“谁？”

“她啊。”

“三十来岁吧。”我说。

小春笑了，笃定地摇头：“你再猜。”

我狐疑地看着他：“你怎么会知道？她告诉你的？”

“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小春看了看窗外又看看我，塑料袋已经不见了，“只是刚才她说……如果她的孩子没死的话，也差不多和我一样大了。”

我每天都要见到这条街上的很多人。他们其中有一些经过我的店门前往里看几眼又继续往前走，有时候会和我的眼神正好对上，经过了很多次实验，必然都是他

们先躲开，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看一眼手机或者下意识摩挲手腕。我坐在板凳上，如果没有生意，常常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黄昏时路过几个收垃圾的小车，对于他们我总是感到愧疚，因为我实在掏不出什么东西给他们，这时才发觉我的生活极度贫瘠匮乏，又惊人又可怜，竟然连一点垃圾都没有。

有时会遇到一些老人。过时的照相馆接待最舍不得扔旧东西的老人无可厚非。他们常常带着古董相机一步一步地从南边的巷子里踱过来，谨慎小心，又不疾不徐。老人们身上始终有一种令人艳羡的看遍世事不露声色的狡黠，同时透着一股深知时日无多，对生命之不可操控的恐惧感。他们是最矛盾的个体。来店里修机器的老人总是话很多，一旦勾起话题便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有时我必须忍耐在某个阳光晴好的午后听完一整个背景为六十年代的故事。慢慢也就习惯，开始不愿打扰与时间有关的一切事物。谁知后来竟渐渐变成一个靠别人的故事灌溉得以生长的人。这在以前，在我极力拒绝秘密的那段时日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其实并不矛盾，在底片中偶然得知秘密更像偷窃，和当事人自愿的讲述性质必然有所不同。

我跟浩川讨论过我身体里庞大的故事容量，一般人总有听烦的时候，而我不会。好像你只要愿意倾诉，我就随时变成一块干燥可以充分吸收水分的海绵。浩川常常来找我的时候会看见我和酒伯坐在门口的凳子上，老人指着马路两边类似的植物对我说些什么，我几乎不插话，一直安静听着。浩川站在我们身后，站在行将熄灭的黄昏里，半天，我和老人都没有搭理他的意思。总是执意把自己想要倾诉的部分说完，老人才站起身在夕阳里慢慢走向巷子里去。

“他们明明见过所有的事情，但又那么固执地保留一些别人接纳不了的习惯。”浩川总是抱怨，我倒也觉得没什么，正因为他们是老人，老人的固执来自于对过去糟糕经历的回避和抗拒。酒伯每回带着胶卷来冲洗都会告诫我小心，那些胶卷拍的全是他多年收藏的植物标本，我问数码相机拍起来岂不更加方便，他摇头，执意要保持多年来的习惯。机器是十多年前学校里出钱给学院里的教授配的，直到退休他一直用着。“数码的不好。”他说。我更愿意解释为他不肯再接受新的事物。他和我讲起家里聒噪的子女，他不愿让他们来看望，“我不缺那些钱和东西，更懒得听他们唧唧喳喳的讲话。我一个人过得挺好。”老伴死了两年了，其实除了子女并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话。他平时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标本，空闲的时候经常会出门走一走，买菜也尽量去人多的地方——其实心底还是非常渴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

浩川对老人的这种矛盾表示不理解，甚至是厌烦，就像他难以忍受我的一些行为习惯。他指着离去的酒伯说：“有时候你就像那些老人。”

我承认我感觉到身体的逐渐退化，表现在对一切新奇事物的热情的丧失。我只是越来越爱听从别人嘴里讲出来的故事，而自己却没有好故事可以说。我甚至从不

身的乏善可陈感到惊讶，好像是很自然的现象本该如此。浩川问我是不是压根儿起来以前的事情。我说以前？以前是指什么时候。他唉了一声就不再说话。后来他试图告诉我一些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尽管我完全没有印象，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叙述，比如以前这里的粥店。

“你也认识那对年轻人？”我表示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浩川觉得根本原因还是来源于我身体里的自我抗拒。“那架阻止记忆回流的机器从没停过，你也没有想要让它停。”他说。

“你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似乎能感受到若有若无的真相的闪现，但如同礼物包裹礼物，如同水藏在水中。拨开迷雾我看到的，仍旧是迷雾。

“你一定把它们放在某个地方。”浩川快把我的二层阁楼翻了个遍，“一定是某个你无法轻易找到又不会丢失的地方。”我问他在找什么。他大声说：“照片。”

物件并不能使我信服，我相信自己本身的直觉大于摆在眼前的实物。当浩川把照片拿给我看的时候我还是不相信我曾经认识这个女生，这个中分、脸色苍白到有些发育的女生。有一些怪异的，或者略显亲密的表情出现在女生脸上，有几张作为背景的墙上的涂鸦十分熟悉。

“这是我的店子？”我问浩川。

“不，是那家粥铺。”浩川说。

然后我看到了自己的脸。就那么怪异地靠在一张陌生的脸旁边，带着熟悉的涂鸦的背景墙旁边，竟然还是微笑着的。我有些发愣地盯着照片，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非常确信，我绝不是他妈的出了车祸后失忆的电视剧男主角。但至于这女孩，我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

“她是……”

“打住。”我打断浩川，“别说了。”不是我接受不了，而是这一切都显得太怪异了，如果浩川这时候告诉我女孩是我昔日的女朋友甚至旧情人，我们曾经在这儿开过一间粥铺，但我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未免太令我感到失望。

后来浩川也给我讲述过关于女孩的死。“是潜水时设备出了问题，在海里溺死的。”他说。我无动于衷，可以说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浩川说我应该就是从那以后开始选择性记忆。“对，就是选择性记忆，电影里是这么说的，自动删去不愿回想起来的東西。”

我冲他古怪地笑了，“你他妈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宁愿听酒伯跟我重复唠叨那些破树，也不愿听你说话么？”

“我当然知道。”浩川一点没感到别扭和不自然，“听别人的故事最安全。”

“听别人的故事最安全。”他又重复了一遍，“尤其老人们的，对于你简直毫无反

我说不过他，至少还能选择沉默。天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更愿意听老人们枯燥的絮叨，浩川说的一点很对，我时常觉得我和他们是一类人，我和那些老年人甚至会讨厌黄昏，为一些行将消失的东西悲悯哀叹。这些老年人才有的特质在我身上出现了很久，但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也实在想不起来了。

6

我盼望过那个女人再来，想过她会不会就真的愿意坐下跟我聊一聊她自己的故事。不瞒你们说，有时喉结干涸，想要和人聊天的欲望大过一切，我时常幻想某个天气不错的午后能在店里遇上乐意和我攀谈的异性，我的要求不高，她只要不是太过难看，口音不会过于浑浊不清，我的心情应该都会像喝了一杯薄荷蜜糖茶一样满足。想到这里我会兴奋得心脏有些颤抖，陷入对美好一瞬的向往，难以自持。是我感到孤独太久了么？我会如此渴望一个短暂的天晴的下午。而我又多么矛盾痛苦，我不知我的兴奋会持续到何时，明天抑或只是黄昏来临的这个傍晚？那时所有的幻想皆被否定，变成无所谓被丢弃在街边的一尊灰色石像，我又重新沉迷于一个人的狂欢，不再希望被打扰。这种巨大的、诡异的矛盾使照相馆里的日子变得坚硬起来，像陈年的面包。我每日都興味索然、慵懒冷漠地拿着一把刀——一把怎么也磨不锋利的钝刀吃力地切着这面包。

“如果你哪天想起来了，那么太好，我还是你很多年前认识的朋友。如果你一直想不起来……倒也无妨，现在这样也挺好，至少我记得过去的你，你也可以重新认识这一切。世界是新的而你也是新的，不是每人都有这机会。”

“为什么偏偏选择我？”

“说了你也不相信，也不记得。”

“对于那个死去的姑娘我只能说，可怜人，我为你祈祷。”

“傻×。”浩川骂了我一句，然后我俩看着对方各自咧开嘴笑了。

7

那女人是不会来了，我感觉到她的气息已经消失，但我庆幸至少见过她一面。当然后来又见过很多美丽的异性，但大多都找不到她身上那种挑剔而迷人的神经质了。年轻人来得更加频繁，不知何时突然开始有了复古的潮流，胶卷机器重新被少年人骄傲地拿在手里。反倒是老人，他们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店子里弥漫的气

不同于昨日，充满新鲜活力的血液，像要把我也感染。

大伯很久没来了，当他给我讲述完这条街上最后一棵树，还记得那是棵南方少见的老槐，就没再见过他了。我让浩川有空陪我去看看他，但一直没有动身。后来偶然见到的一些老人，他们大抵和以前我所见过的那些无异，有时我会故意挑起话头好让他们主动向我吐露一个年轻时的故事。店里慢慢变得热闹起来，我见到许多人，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向我输送隐形的故事，我一概摆出来者不拒的姿态。啊，当然我会尽量选择听一些令人感到愉快的桥段。

所谓“死去的女孩”的照片被我摆在店里可以看到的地方，有人问我是谁，我说是一个没见过面的朋友。我还是想不起来她是谁。可能有一天我会突然惊醒，发现浩川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但老实说我并不希望那一天到来。

“大约你永远都想不起来了呢。”我们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等待夕阳彻底消失在黑夜降临之前，小春突然说。他近来总是在店里逗留到很晚，我知道他这几天正和父亲闹别扭，偷相机的事终于被发现了，是想找个借口留在这儿吃晚饭。我俩把吃剩的饭菜摊在门口，谁也懒得站起来去刷碗。“但想想还真他妈无所谓了。”小春自顾自又嘀咕了一句。我看着前方一天里最后一点光线行将熄灭，风声掠过地面摩擦耳廓，心里忽然高兴起来。

破碎拼图

佚名

1.陈海

陈海和李右白总是逃课去学校后面的台球室。上课期间正门是锁住的，门卫也不让出去。他们绕到操场的后墙，麻利地翻墙而出，小跑个三百米，然后就到了“玛丽”台球室。成了常客后，他们认识了老板娘林染。

林染很年轻，很可能不到二十，一开始陈海他们以为她是个打工妹。直到有一次林染过来搭话，“老见你俩过来玩，怎么，逃课？”她说话的时候身体倚在台球桌上，眼睛虚着，可能有点近视。气场很强，大姐范儿。

“上课没意思，我们又考不上学，浪费那个时间干吗？”陈海接过话，又苦笑道，“你也知道上学就那点儿劲。在这儿打工？”

林染笑了：“不算打工，店是我开的。”

陈海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他们没想到她年纪轻轻能自己开店。林染看见他们表情又笑了，伸出手说：“我叫林染。”

“陈海。”他在伸出右手的同时，用左手指了指身旁，“这是李右白，左右的右，小白白的白。他不喜欢这名字，特别是那个白字。”做完介绍，他接着问，“你这么年轻就出来开店了？”

林染学着他的语气说：“你也知道上学就那点儿劲。”

回学校的路上，陈海问李右白觉得林染怎么样。“挺酷的。”李右白答道。他们偷偷溜进教室问同学刚才那两节课班主任来过没，同学懒散地摇摇头。他们松了口气，回到座位无精打采地趴在课桌上等待放学。陈海说：“要是我也可以不读书，自己开家店多好啊。”李右白笑了笑不置可否。

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幸运地躲过班主任的抽查，平均每个月被班主任逮住一次。班主任在教室里教训他说：“陈海，你怎么不为你妈想想，她一个人带你容易吗？”